

往事如烟

难忘求学路

■刘海涛

1944 年，我母亲三岁，姥爷去世了。从此，母亲便和我姥姥相依为命，1950 年，我母亲 9 岁时，实现了她人生的第一个梦想：背着小书包，高高兴兴地迈进了小学堂，踏上了她的求学之路。

那时的学校建在一座破旧的寺院里。课桌椅是用黄泥垒的，黑板是涂上锅底灰的木板，粉笔是黄泥捏后晒干的，墨也需要自己研。当时课本不够，要几个孩子共用，条件异常艰苦，但大家都学得很起劲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母亲正上高中，这也是母亲求学历程中最艰辛的一段。上学要到 20 公里外的学校，那时没有公交车，没有自行车，来来往往全靠步行，每星期带到学校去的黑窝窝头也要跑几家亲戚才能凑齐。最难过的就是夏天，还没两天馍就发霉变馊，但不吃就得挨饿，母亲曾为此几次吐得翻江倒海。但是，面对教室里越来越多的空位置，母亲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及至参加完高考报了志愿后，母亲却迟迟未收到她的录取通知书。后来才得知，国家因经济困难，缺乏办学条件，大量大中专院校被关闭，母亲所报的学校也在关闭之列，母亲不得不含泪结束了她的求学之路。

1977 年 9 月，我还未过 6 岁生日，却艳羡那些背书包的小学生。在我的极力哀求下，当民办教师的母亲终于利用“职权”，让我进了学校，踏上了我的求学之路。那时的乡间小学，论起办学条件，比起建国初期当然好了很多，但农村的条件还相当艰苦。看到每学期三五元钱的学费都令父母作难，我也很自觉，本子写完正面写反面，再不就拾烟盒纸，反过来展平后回家用线缝起来照样写字。铅笔用得捏不住了，就找一截小竹管套上再用。最恼人的就是没有电，点灯又怕费油，所有的作业都要赶在天黑之前写完，常常写着写着天色暗了，字迹越来越模糊，瞪得人眼疼。

幸运的是，改革的春风很快吹进了我的村庄，家里有了余粮，手里有了闲钱，和同学们一样，我也拥有了书包、文具盒、钢笔等以前不敢问津的文具，熏人的煤油灯也换成了大灯泡。1982 年，我家还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，让我第一次领略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，也给我的学习增添了动力。1989 年，我考上了一所师范院校，圆了母亲的大学梦。

相对于母亲和我来说，我女儿的求学之路是平坦的。女儿 3 岁上幼儿园，来回有班车接送，教室寝室里有空调，午饭在学校里吃，定的有营养食谱，中间还有水果点心等加餐。幼儿园里的课桌椅是可按身高调节的，我们小时候连想都不敢想的各式各样的文具和玩具让人眼花缭乱。很快女儿上小学了，国家又出台了九年义务教育，学杂费全免。如今，我家里添置了电脑、面包车，生活条件步步提高，让女儿的求学之路变得幸福甜蜜。

母亲、我、女儿，三代人，三条不同的求学之路，折射出祖国的发展历程。在铭记历史的同时，我更珍惜现在的生活，努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

心情诉说

流泪的心

■夏雪音

我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女人，生活在普普通通甚至十分拮据的家庭。妈妈是位勤劳、善良、能干的农村妇女，由于劳累过度，过早病逝。爸爸是个性格刁钻、多疑且不懂做事情的人，整天呆在家里。我记事的时候，爸爸干活很少，并且时常打骂我妈，我妈也总是忍气吞声。

妈妈为了让我们姐弟俩上学，就拼命地干活挣钱。终于有一天，我考上了周口水校，弟弟考上了周口师范。我们当时见到了妈妈难得的会心的笑，那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。这在当时大学生很少的情况下，对于一位农村妇女来说，的确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。别人也说，我妈妈终于可以享福了。在校期间，妈妈为了让我们姐弟俩安心学习，就偷偷背着我们去卖血，后来被我发现后，才及时得到制止。再后来，我和弟弟都参加了工作，原本想让妈妈享几天福，可妈妈却病了。我知道，她是为了我们姐弟俩而累病的。我们陪她一起看医生，两年时间，我们看遍了周口、郑州的各个医院，几乎用尽了所有别人提供的偏方，但妈妈的病仍不见好转。后来经血液化

验才知道，妈妈得了不治之症——艾滋病，她是在卖血的时候被传染的。我当时就懵了，两眼顿时发黑。我可怜的妈妈，老天对你怎么那么不公平。随后的两年里，妈妈整天被病魔缠身。我和弟弟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在当时，艾滋病还是刚听说的字眼，只知道那是没有药可以治的病。可偏偏这样的病，被我最慈爱的妈妈赶上了。终于在 2004 年的一天，骨瘦如柴的妈妈带着对我们姐弟两的无限眷恋，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离开了让她劳碌一生的“无情”的世界……

妈妈的去世，对原本无所事事的爸爸带来了沉重的打击，整天饥一顿饱一顿，没有一点规律，整天看什么人不顺眼，还和弟媳吵架，吵得四邻没有愿意和他相处的。父亲在家是呆不下去了，我就把他接到我家，可他和我老公实在难以相处，我就在中间这边说说，那边劝劝。可这是过日子啊，这样的生活日久天久，再加上我工作也忙，我几乎身心疲惫，快要垮掉。

在相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，家里的气氛死气沉沉，每当下班

回到家，就像走进了冰窖，做什么事情总是小心翼翼，有时候左也不是右也不是。吃饭有时也是各吃各的，只有可爱的女儿在家时，家里才偶尔有点笑声。

后来，我想给爸爸租一间房子，因为他还能自己照顾自己，同时让他卖点水果维持生活。他是高中生，也会算账，再说了，我和弟弟的家庭生活也不宽裕。

当我满怀信心地告诉爸爸时，他却给我当头一棒：“这是他的注意呗，不就是想赶我走吗？我不去，我有家，明天我回家住去。”无知的老爸啊，你怎么一点都不考虑女儿的感受呢？我是希望您在身边，侍候您，可您现在还能自己照顾自己，难道就这样生活在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的家庭中吗？另一边，老公不断地催我：“给他租房子，让他快点走，别在这气人。”我听了，当然又免不了一场唇枪舌剑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房子是老公家出钱买的，当初和老公结婚时，因为我家穷，我也什么都没有，只带着妈妈留给我的惟一“财产”——一份工作，走进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家。我也就是依靠这仅有的“财产”，带来一丝丝心灵的平衡。老公虽

往事如烟

收获

何平 摄



心灵深处

父亲的围巾

■邝群英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最不能忘记的就是父亲那条长长的、湖蓝色的围巾。

有一年冬天，父亲单位发了一件湖蓝色的大衣、一条湖蓝色围巾。父亲说，群英怕冷，就把大衣给孩子改成棉衣吧。于是，母亲就把那样大衣为我改制成了一件小大衣、一条棉裤、一双手套、一顶帽子。

我本来穿戴就厚实，再穿上母亲为我改制的小大衣，这样，父亲背起我，就不那么方便。父亲那条长长的围巾，就派上了用场。每次父亲拿起那条长长的湖蓝色围巾，我最高兴了。父亲总是先把那条围巾叠成一个宽而长的条状，从我

的两腋穿过系在我的胸前，然后系成一个活扣。父亲抓着我胸前的围巾两手使劲一抛就把我甩在他的背后。我趴在父亲背后，把小手放在父亲脖颈里取暖，有时还用手拧父亲的耳朵，用手蒙父亲的双眼，用手揪父亲的头发和眉毛。父亲生气地说，疼！疼！打你的小屁股，打你的小屁股。我就用手去捂父亲的嘴巴。直到现在，我仍然难忘那段时光。

当时，我家穷，吃肉、吃白面馍，是不大容易的事情。每次父亲单位改善伙食，父亲就用那条长长的湖蓝色围巾背起我，去他们单位。他做工时，我在一边玩耍。等到开饭，父

亲把他碗里的肉、菜、面条放进我碗里。我吃着香喷喷的红烧肉，连说好吃，真香。我有时也夹一筷子好吃的递给父亲，说：“爸，你也吃。”父亲总是笑着，摇摇头。我吃，父亲看；我乐，父亲笑。

父亲常常用那条围巾背起我去县城。小孩子嘴馋，我也不例外，到县城后，父亲就给我买些臭豆腐、豆腐脑、冰糖葫芦等零食。哪里开演电影，哪里唱大戏搭戏台，父亲就用那条围巾，背起我走上十里八里去看电影、看戏。

现在，父亲老了，那条围巾也不见了，但那条围巾留给我的记忆，却总是那么美好而深刻。

往事如烟

感悟幸福

■李士德

2009 年 9 月 26 日，我趁开会的机会，游览了八里沟景区。八里沟所在的山属太行山余脉，当我循着落英缤纷的山路，踏着日渐萧条的幽径，登上山顶，仰望四周，心中并没有“一览众山小”的幸福和满足，相反却有淡淡的失落。

登上山顶才知道，这里并不是最高峰，远处的山比这里还要高。放眼远山，层层叠叠，一峰高过一峰，最高的山峰仍遥立于天边。我的心情顿时有了空前的震撼：实现了这个目标，又心想着那个目标，是不是会很幸福？我心情有些惆怅，站在残留落英的山顶，我问同行者。同行者指着远方的蓝天，说，幸福就是蓝得一无所有。我不解其意，只是随口回应着。

晚上，大家没有下山，就住在景区的一个宾馆里。八里沟山里的夜色像丛林的雾一样，一点点变得浓起来。夜色清凉，带着潮湿的诗意，犹如一位古典的美女，婷婷袅袅。山里的虫子鸣叫出原生态的天籁，蟋蟀的叫声此起彼伏，缓慢悠长，或明快响亮，或高音低音，交织在一起，奏出的每一个音符都带着大自然的灵气！我的心里，却还琢磨着白天那句话“幸福就是蓝得一无所有”。秋夜如水，“采菊东篱下”的超然，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”的宁静，让我焦躁的心慢慢豁然开朗。

其实，幸福就是一份心的宁静，是一份简单的随意，是不给自己精神增加任何负担的一无所有。